# 初槿家的长生者

我姓苏。苏堤尽日风和雨的苏。

苏尝济巨川的苏。

苏耽宅中意遥缄的苏。

苏晋长斋绣佛前的苏。

苏格兰折耳猫的苏。

苏菲弹力贴身的苏。

苏氨酸的苏。

我的名字叫苏笑。

我的能力是长生不老。

我的艺术水准是“弹得真快，画得真像，唱的真高”。

我喜欢唱、跳、Rap、做饭。

刚开始的时候，深海里又没有阳光，什么都看不见，随随便便长长有个形状就行了——直到我遇到一群讲究审美的深海古鱿。

我第一次遇到直立人，是在距今大概200万年前。他们生活在广阔的非洲大地上，是最早的取火者和狩猎者。

在遇到一个特别好看的母猴子后，我加入了他们。

我是苏笑。这是长生者的故事。

## 第一卷：生如夏花

### 第一章：长生往事

苏笑睁开眼，薄雾般的记忆散去，夏日浮躁而又喧嚣的蝉鸣回响在耳边，聒噪。

明媚而又炽热的阳光洒下，闷热。

轻柔而又温婉的微风却时断时续，躁动。

苏笑又揉了揉眼，从藤条编织的躺椅上直起身。

都说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可现在既没有人再请他饮酒，也罕有人能长久的陪伴他度过这岁月静好的春夏秋冬。

摸了摸兜里的一元钱钢镚，苏笑悠然自得的乘上了通往市图书馆的202路公交车。

望江这个城市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这座位于华中地域的南方城市曾一度依靠铁路和贸易起家，苏笑记得在几十年前还能看见形形色色的人儿带着大包小裹走街串巷，那个时候电子表和钢笔是最热销的产品，宝石花和卡西欧卖的最好，多多少少也统治了望江手表市场十数年的时间。那些跑商的散户大多是先从南面进货，然后再转销到当地的。

7月份正是热的让人浑身不自在的时候，可苏笑却显得毫不在意。嘴里叼着冰凉清爽的豆沙冰棍，一双眼睛四处打量，终于在不远处的咖啡厅旁找到了目标。

“在这儿！”

女孩招了招手，笔直的秀发在风中飘舞。不经意间，笑容悄然绽放，活泼中带着一丝羞涩，宛如一朵鲜活的桃花。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来晚了一些。”苏笑微微有些歉然，他早该料到现在是高峰，但毕竟走路走得习惯了，忘记了现在容易堵车。

“没关系。”女孩巧然一笑，一边对着咖啡馆微微示意：“走吧，大家都等了你好久了。”

苏笑很仔细的舔净冰棍，把木棒丢进可回收垃圾桶，这才推开门来。室内的冷气开得很足，不由得令人为之一振。

“您好，您就是《长生往事》的作者苏鱼先生吧？我叫苏清煜，跟您是本家，是书琳文学的责任编辑。”

都说女人大多如水，螓首蛾眉，巧笑倩兮间，温润似玉，或是风姿绰约，再者楚楚可人。可爱的人儿也大多各有各的美好，苏笑自以为见多识广，但眼前桌台旁的主事者，却仍然美丽的让人惊艳。

“怎么样，我就说编编是个大美人吧！你还不愿意来，害羞什么呀！”

引着苏笑进门的林初槿揶揄一笑，偷偷锤了他两拳。

“我忽然想起了1992年的电影《闻香识女人》，22岁的加布里埃尔和阿尔·帕西诺饰演的史法兰中校在舞池里尽情畅舞，那真是迷人的一幕，不过在我眼里，清煜小姐显然要比银幕中的唐娜小姐更加漂亮。”

苏笑毫不吝啬眼中的赞美之情，一边拉开椅子，礼貌的和众人问好：“我叫苏笑，笔名苏鱼，很高兴认识大家。”

“哇，大名鼎鼎的酥鱼公子嘛，历史小王子，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帅！”在场的女生都很兴奋，苏笑又看了看，咖啡厅里的男性作者大多二三十岁，加上他一共才只有四位。

真是阴盛阳衰啊。

正巧服务员将一壶咖啡送上，苏编辑轻笑了笑，对着苏笑道了声谢谢。

“你可真会说话，文笔也很有功底……我叫崔军，也就是春风土豆，这位是我朋友，李舜尧，笔名是山云。”苏笑和他们握了握手。

“爱铁板的鱿鱼，沈浪，科幻分区的，刚刚来到这个圈子，多多指教。”

看起来像是一个害羞的大男孩。苏笑点点头，和煦的笑容一如既往，毫不给人轻慢之感。

几个女孩互相对视了一眼，也开始嬉笑着自我介绍起来。大家来之前大多都在群里互相交流过，倒也不算陌生。

“……都说探戈是一曲三分钟的恋爱，你都这么暗示了，不会是真喜欢咱们编辑吧？”林初槿微微歪头，神色略有些疑惑。

“没有，只是有感而发。毕竟我比起探戈，更喜欢传统文化一点。”苏笑悄悄俯身，在林初槿的耳朵边低声回应。

男孩过于温热的吐息吹拂于耳边，林初槿面色不易察觉的微微一红，身体不自觉的靠向椅背。

苏笑呵呵笑了笑，低头啜饮一口咖啡，此刻倒是很有些苏鱼“公子”的感觉了。

“我跟这家店的老板是旧识，她对这个馆子也算上心，咖啡用的都是从巴西和牙买加进口的豆子，比我们一般能买到的要好上一些。”苏编辑指了指墙上的相框：“她还有SCAE的高级烘焙师认证呢，可惜她在外地，不然真想介绍给你们认识认识。”她遗憾的耸了耸肩，同女孩们叽叽喳喳的交流起口感来，倒是给这个炎热的夏季带来了一丝隐隐的凉意。

“咖啡，最纯甄的其实还是不加泡沫牛奶和糖块的意式浓缩，正如一部凝练至经典的名作，可论起接受度和口感，活跃于各式门店推广下的拿铁咖啡和焦糖玛奇朵显然要更胜一筹。”

“正如同我们这次合作，”编辑笑着说：“”

“我们女孩肯定会更喜欢甜味浓郁一点的，但你们要是想尝试，我也很推荐。”苏清煜指了指自己面前的咖啡壶。

听罢编辑的话，几个大老爷们都明白了她的意思，盯着杯子陷入沉思。林初槿爱凑热闹，也用托盘里的纸杯浅尝了一口，苦涩的直吐舌头。苏笑思考了一下，没喝。

所谓经典嘛，就是摆在那里不必品尝也自有它的立意，不过估计喝也喝不出什么味道——也可能是之前的冰棍口感太浓郁了。正如同小说，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不充满刺激性的片段，不通过网站推荐宣传，怎么能吸引人在碎片时间中翻看？

看见女孩们还在抱怨苦涩，苏清煜笑了笑，伸出手指点了点林初槿的额头：“还是重归正题，关于转这次合作的事，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转黄金签，联系合作出版社优先考虑，帮助合作和改编漫画，我们没理由拒绝。”崔军和李舜尧对视一眼，理所当然的同意了。

“我们也是。”王茜和几个男生意见一致。

“我还在读高中，不会影响到什么吧？”林初槿偷偷捏了捏苏笑的手臂，看着他挑起眉头：“你怎么看？”

“你虽然还没成年，但是已经具备民事行事能力了，不要紧的。不过我就算了，转高级签或白金签可以，但《长生往事》的相关权益我暂不准备出让。”苏笑回过身，以微笑回应苏清煜。

“为什么呀？你的条件这么好，而且苏姐也答应了让书琳漫画最知名的画室动笔。”

王茜看他的眼神就跟看见什么奇特的小动物一样：“这可是写在合同里的。”

“确实是有其它的因素在里面，不过我意已定，而且我保证不是因为条件和待遇的问题。至于网站，假如和平台方面不产生问题，且编辑仍然是苏小姐的话，我大概率不会跳槽。”

没有打包票，毕竟跟白纸黑字的合同相比，承诺算不得什么。

倒是林初槿的眼神愈发古怪起来。

“您的作品独出机杼，波澜老成，确实是难得一见的佳品，若是有其它方面的考虑，自然也很正常。但书琳文学的诚意不会变，如果您心意转变，还请随时联系我。”苏清煜没有再强求。能够创作出如此作品的人起码也会有属于自己的规划，于是她便从随身的包包中取出名片，依次分发给众人。

文字工作者的创作环境大多千奇百怪，可总归是在一个人的静谧的场所，像苏清煜这样的编辑显然则不同，所以她倒也没想着融进来，只是递过一张很清雅的灰色名片，上面注明了姓名，职位和联系方式。

“随便你吧，这么好的机会都不珍惜。”林初槿借着众人续杯的机会，小声吐槽了一句。

“这有什么的。”苏笑倒是毫不觉得可惜，甚至还主动和众人交流起了最新上映的小鲜肉电影的话题。他跟这些犹犹豫豫的年轻人可不一样，他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过遗憾二字。

餐毕，众人倒也没有什么继续再聊下去的理由，几个女孩子虽然有些不舍，但还是留下了现实中的联系方式，约好改天一起去法务部签署合同，这才磨磨蹭蹭的相互道别。

“走吧，我今天没课，去你家画画速写，顺便蹭顿饭。”林初槿踢踏着双腿，小巧的背包时不时碰到苏笑的身上。少女的双腿笔直且纤细，肆意着青春少女特有的活泼与美好。

这丫头倒是会找借口。

苏笑收回了目光。也罢，自己做饭一个人是吃，两个人也是一样。于是就迈步带着林初槿走向市场。

“王阿姨，今天这么早就出来了呀。”

林初槿看见苏笑家的大魁树旁支起了一个小阳棚，几对老人正坐在下面打着麻将。

“这不是林丫头吗。”

“呦，小林，今天又来找苏笑玩啊。”

“是呀是呀！”林初槿居然表现得有些羞涩，浑然不复刚才蹦蹦跳跳的模样。

“找苏笑有什么意思啊，人又冷话又直，无趣得很。”

“对呀对呀，不像我孙子，人长得也帅，昨天还打电话告诉我他考试得了好成绩……”

“才没有！”林初瑾晏晏一笑。

“今天打牌挺有手气的吧？”苏笑抬起头，目光紧盯棋盘：“再瞎说，我就把你昨天出千胡了老赵十二块钱的事告诉他！”他警告道。

“行了行了，真小气。”老头子悻悻走掉了。

林初槿刚开始还掩着嘴压抑笑容，后来逐渐忍不住了，笑出了声。

一直笑到手里的鱼都拿不住了。苏笑抬手抓了一把，才没让袋子掉在地上。

“你知不知道你很像乐羊子。”

“谁？”

林初瑾没反应过来。

“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惭，乃捐金于野，而远寻师学。”苏笑不厌其烦的背诵全文：“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做人需要高尚的品德和操守，要坚持拾金不昧，其中的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就是说不要吃白食，你今天就是来吃白食的，岂不就是乐羊子般的行为？”

“你讨厌！”林初瑾微微有些赧然，这才知道他是在借机挤兑自己。

“哼，那你就是乐羊子之妻了！不对……不对不对！”这回少女脸是真红了，噘着嘴不再言语了。

这才对嘛。苏笑很满意这个故事的效果，推开门收拾做饭了。

### 第二章：松鼠桂鱼

古人有云，闹里有钱，静处安身。来如风雨，去似微尘。眼前的一楼小院虽称不上陋室，但在普遍高楼林立的望江也当真是……别有一番风味了。周围的闹市和老街多多少少也经过市政的修整和翻新，但奇怪的是，动迁款已经下来了，这座楚华大学教职工的旧家属院却一直不见拆迁。

苏笑不太想承认这其中有自己的关系，不过孙氏集团家大业大，以他们当年承的情来说，想必也不会在意这几个亿的投资。

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其实是因为原来管理这片的某位下马了，这才暂缓了工程。

“今晚想吃什么，醋鱼还是清蒸？”

“都不要。”

“那就吃道不一样的，今天给你做个松鼠桂鱼，再炒个麻椒鸡。”

苏笑拎了拎袖子，做饭向来是他人生中的一大爱好，现在普通人的生活质量真是今昔非比，想当年他想吃点好菜都得赶个大早去县城里的招待所蹭饭。没辙，那个年代市场上有些菜根本就买不着。

苏笑认认真真的洗了个手。

“松鼠桂鱼，你要吃松鼠？你怎么可以这样！”林初槿的眼神变得疑惑而惊恐，但想了想苏笑的手艺，悲伤的泪水不禁从嘴角……哦不是，从眼角流下。

“……早年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路过苏州松鹤酒楼私湖，正巧见得桂鱼生的条条肥满，于是便唤了老板取做食用。当时这位正心气不顺，便想刁难店家，起了个非是鱼形却是鱼的名头，奈何灶上的也是个行家里手，做了一道松鼠桂鱼与他品尝，康熙见挑不出毛病，就自己恹恹走了，不过从此以后，这道菜倒是传开了。”

“你又胡说，妈妈跟我说过，明明是康熙微服私访想吃鱼，最后又不知道钱为何物，让苏州知府给领回去的。”丫头显然知道这道菜的来历，只是想玩玩梗说出来逗他的，苏笑倒也没有在意。至于说皇帝不知钱为何物……人家康熙当年都六十了，这些故事也就骗骗小孩子而已。

“你开心就好。”

“呜……就知道你见得多识得广，不过你有时候讲故事就跟真事似的，好像亲眼见过一样。”

“我还说我揍过当年的那个厨子呢，你信不信？”苏笑掏出袋子里的虾仁：“别说那么多有的没的，等会让你尝尝现代版的味道。”

“嘿嘿。”林初瑾偷笑。只是苏笑已经转过身去，没能看见她此刻眼中正闪烁的光芒。

蒜苗，姜末，蒜片，苏笑又随手配了道藜蒿炒腊肉，难得她假期出来玩，他又知道林初瑾的父母都是老师，常忙于公务，就做点家常菜满足她一下。

真是一只嘴馋的小馋猫。

一刀斩掉鱼头，苏笑认认真真的开始去骨。先从脊柱两侧各切一刀，贴着骨头慢慢下滑，最后在靠近鱼尾的位置留了一段。虽然步骤简单，但也是很关键的部分，不然桂鱼做好后就摆不出形了。拿起厨刀沿鱼头方向把肉轻轻划片成网格，手法又快又稳，没有切破鱼皮。

随手抹了点料酒和薄盐，扔在案板上腌了半个小时。这期间苏笑还有空回客厅看了集电视剧，新片放映的很慢，他在网上都找不到。

动身回到厨房，热油起锅，番茄酱倒进去翻炒，一边把煮好的童子鸡几刀斩了切块。先卸了鸡翅，仔细的码好在盘子里，最后再把鸡胸肉铺在顶端。恰好番茄酱刚炒出红油，又倒了米醋，食盐和白糖，最后加了一点生抽和水淀粉，兑热水熬成稠汁。至于一旁的麻椒鸡，反正是道凉菜，先预备好了也无妨。

“哇，大厨！”林初瑾用鼻子闻了闻，茄汁浓郁的香味不禁让人口舌生津。

“走开走开，怎么跟个小狗似的。”苏笑摆了摆手，好笑的把她从锅旁推走。女孩喃喃的飘回了客厅，可整个人的魂却好似还留在了厨房。

接下来用厨房纸擦干表面的汁水，再将鱼肉里里外外的用淀粉沾匀。苏笑轻抓鱼肉两侧，将鱼尾从中穿过，宛若打了个结一般，稳住造型下锅油炸。够不到的地方就用勺子浇一些上去，炸好后，还用余温烫了几个虾仁放在上面。

为了避免串味，苏笑又另起了一灶，先等着油热，腊肉入锅翻炒，又撒些蒜片，然后才放藜蒿，点了几茶匙生抽和糖，丢了一小把蒜苗。林初瑾喜欢吃辣，于是又放了一点朝天椒进去。

接下来将重新热好的酱汁淋在鱼上，金黄的鱼肉被切成细腻的网格，粒粒饱满，搭配从柜子里掏出来的松仁做点缀。然后再给鸡肉浇上麻椒油，蒜蓉和葱花滋滋作响，呛人的香味布满了整个厨房，苏笑这才意识到自己需要换一个新的吸油烟机了。

“做好了！过来端菜！”苏笑吆喝着林初瑾上菜。女孩迫不及待的摆好碗筷，只等苏笑入座。

“哇！”

桂鱼形似松鼠，色泽橘黄，饱满的玉米嵌在浓稠的酱汁之上，鱼肉层层叠叠如松果般展开，味道香甜，让人食指大动。

“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真棒棒！”

“谢谢，我最棒。”苏笑看着看着，就回忆起了当年的往事，于是便扯过餐巾纸甩了一甩，唱上几句：“饭庄分两半，跑堂与红案，唱付鸣堂，字清不乱，牙勤嘴利，口条清脆，四座皆惊赞，客官，您是要打尖还是住店啊？”

林初瑾看他捏着纸巾扭捏委婉的样子，忽然愣了一下，然后就开始捧腹弯腰，都快笑到桌子底下去了。

?

我还原的不对吗？

“咳，吃饭吃饭。”苏笑夹了一筷子鱼肉：“鱼能益心健脾，还富含蛋白质，多吃点对皮肤好。”

林初瑾看在美食的份上，没有再嘲笑他了。

虽然嘴角依旧扬起。

苏笑心情则依然平静。

平静……

吃完饭后，林初槿居然破天荒的把碗筷放进洗碗机，锅里也倒上热水，这才任由自己陷进松软的沙发里。苏笑也搬了张小凳子坐在一旁，一边顺手抢过遥控器。

“最近画画又到了瓶颈了，真烦。”林初瑾用双手支着脸庞，两只脚不安分的扭来扭去：“我前两天画了一副画，老师说我的画笔触细腻是够细腻的了，但是对于局部和细节的表现力不足，不过考上央美应该无忧。”

你就尽情炫耀吧，林小瑾！

林初瑾美滋滋的想到。

“你的画我在朋友圈看过，确实有点摸不清主次，你老师那么说话是在安慰你，不希望你在冲刺期分心。”苏笑点点头，表示老师说的话很中肯。

怎么……怎么就安慰我了！

林初瑾捂着胸口，匪夷所思的望向苏笑。

自己临摹了透纳的《雨，蒸汽和速度》，就连老师也是夸奖占居多，隔壁江美学院的教授都说画的很有水准！

她有的时候真的好想趴在他身上咬一口，这家伙平常也不声不响的，怎么有时候说话就能气死个人呢？

“其实你也不必妄自菲薄，像你这个年纪的小姑娘，想要模仿以光与影而著称的透纳大师，确实不是容易之事，虚与实，雨水与速度的交汇，能够画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于是林初瑾就真的咬上去了。

“喂，你属狗的吗！”苏笑下意识抖了抖手腕，不过倒没有收回去，怕不小心伤了女孩的牙齿。林初瑾没用多大力气，只是多少有些象征意义的在苏笑手背上留下了一个印记而已。

“你的牙印好像月牙啊。”苏笑居然笑了笑：“公元117年的河套地区曾出现过一位年轻的可汗，那竟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她的眼眸如水波般清澈，笑容好像弯弯的月牙……”

“不许转移话题！”

林初瑾既有些羞愤，又有些无奈。居然一不小心真的咬上去了，气死了！

……

“周日有空吗？”

又看了一会电视节目，感觉林初槿已经大概率忘记了刚才那码事，苏笑这才试探着开口。

“明天要上课，怎么了？”

“我想换一台吸油烟机，你叔叔不是做电器生意的吗？帮我找一台合适的。”

“没听过生人宰一半，熟人大满贯吗……？不过如果是我的话，应该可以有优惠吧。”林初槿犹豫片刻：“我明天还有课呢，要不我把课翘了，或者后天？”

林初槿有些为难，自己要不要趁机逃课呢？

只是想了想母上大人的霹雳掌法，林初槿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不碍事，正好我可以去指导指导你。”苏笑将注意力从电视上收回，认真解释道：“你的绘画技术正处于临门一脚的状态，也无怪乎会产生瓶颈之感，明天我去给你客串一下指教老师和模特，也许能帮你找回之前的状态。”

苏式老方，药到病除，重振雄风。

“……你真自恋啊。”

“这是自信，和自恋是不一样的。”

“那又怎样，最后还不是沦落到给我当随心所欲指挥的模特了？”

“你都说了是沦落了，那还能怎样。”

“你讨厌……那正好我今天先打个稿，明天再画，不许动哦。”

林初瑾有些气鼓鼓的从包里掏出速写本，摸出几根碳条和铅笔，随手起了张素描。

起初，她还有些恶趣味的模仿马赛石膏的风格对着画纸涂涂抹抹，只是渐渐入了状态，眉眼间带着些许笑意，笔触也愈发柔和了起来。

画幅上，男孩子懒洋洋的靠坐在沙发垫上，风扇吱呀作响，无力的用微风驱赶走夏日的炎热。葱白的手指在画面上扫过，笔直的线条交替重合，构成了极为细腻且纯净的画面。林初瑾这才发现，无论温度多高，苏笑似乎都很少出汗，自己反倒是因为太过认真，额头已经汗津津的了。

“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个小仙男。”林初瑾伸出手摸了摸狗头，苏笑喝水差点呛到，无语的望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初看起来，林初槿的画法颇有些潦草，只是笔触往复勾勒之间，又有一些难言的韧性。尤其是她的线条，具有很强烈的个人特点，整幅画轮廓精准，构型老成，丝毫不像一名高二学生的作品，只是纸面上的苏笑似乎很难以还原他本人身上素有的平静气质，林初瑾百思不得其解。

“画好了？”苏笑咽下口中的冰镇金桔百香果汁，将她从思考中唤醒。

“嗯。”林初瑾随手把画递给他看。

的确还不错。

……

夜已深，送走林初瑾后，苏笑这才有空闲打开电脑更新。轻轻点开后台，看了眼数据，一不小心，烟头掉在大腿上，烫了一下。

苏笑皱着眉看了眼裤子上的破洞，默默回屋子里换了一身睡衣，这才重新坐回到电脑前。

……

【月票排行】

《长生往事》41738

《回到民国当小编》33465

《说好的灵气复苏呢》：25676

《齐颂》：22973

…

『昨日新增月票』：6991

…

理所当然的，自己的《长生往事》仍然盘踞着榜首。

但仅相隔一天，月票就凭空增长了近7000票？

苏笑将目光移到打赏栏。

汇率是1:100，如果没算错的话，不算折扣，66,660,000书琳币，即六十六万余元。

现在的读者都这么把钱不当钱的吗？

还记得自己当年在水木大学教书的时候，即使是算上在世界军事画报上刊登的稿费，月末也才能拿到三四百元钱。

换算过来的话，也就相当于几万块吧？

……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的确算是高收入人群了。

不过这并不能代表什么，毕竟那可是1945年。在那样动荡的年代，即使想要消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可现在就不一样了，衣食住行，可供人犹豫的地方有很多。

他不由得思考起明天该吃什么。

巨款入账，苏笑虽然一向平淡惯了，但也不介意享受一下阔绰的生活，决定了，明天就带林初槿去吃黄焖鸡吧。

嗯，吃黄焖鸡吧。

目光扫过屏幕，苏笑随手编辑单章：“感谢读者『挚爱沐星』成为《长生往事》的第111位总盟，也感谢大家对于本书的厚爱。作为回报，特此加更十章。”

拉开后台，选择预存好的章节，设置立即发布。动作一气呵成。

【哇，苏鱼大神居然加更了！】

【前排抚摸苏鱼大神。】

【大神，加更啊！！！】

本章说下面瞬间刷出很多评论，奇怪，这帮年轻人都不睡觉的吗？

啊，真是怀念黄焖鸡的喷香啊……

### 第三章：苏笑老师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清早就下着连绵细雨，苏笑打着伞去自家院子里摘了几颗黄杏。入口微酸，甘味紧随而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沁人心脾的香甜。

回屋取出藤条编织的菜篮，摘了满满一大筐杏。晶莹透亮的果实上沾染着点点雨滴，苏笑不厌其烦的用抹布一个个擦净，然后再挨个塞进中等容量的纸袋里，想再自制些果汁。还有一部分是打算留作送人的，就随手堆在篮框底了。

“……吸油烟机要到寿了，不好开大灶啊……”

早餐，还是吃热干面吧。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方便。

望了眼昨天和林初槿在超市买来的罐装高汤，苏笑拉开橱柜，取了袋高筋碱面。

下锅猛煮三分钟，煮到约莫八成熟左右，就捞出来滤干水，撒些香油，丢在案板上。再从屋子里搬出电扇，一边用筷子搅拌，一边狂吹冷风。

这还是他跟路边摊的面老板学习的技巧，可以让面条在摔打中保持风味，迅速变干。

此招名为——掸面。

面条拌好，苏笑才再次起火。依次下进花椒、小米辣、八角、桂皮和小茴香，最后才放入冰糖。小火才刚炒出香味，隔壁家的萧瞳瞳就迫不及待的敲响了门：“哥哥，你又在做什么好吃的啊！”

“没什么！”

苏笑保持原地不动，左手抄起汤碗倒进高汤，又点了点酱油：“等一下！”

他合拢锅盖，把灶台调到最小火，这才推开门来。

门外站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此时正高举着左手，手中抓着一袋热牛奶：“哥哥，你喝么？”

“喝啊……”

苏笑回身关门，似乎没察觉到她眼中的期盼。萧瞳瞳的眼神就立刻变得黯淡无光起来——假如大哥哥不喝的话，她就可以一个人喝两袋了！

“……我今天吃热干面，你先去看会电视，等会做好了叫你。”

“好！”

萧瞳瞳立刻就把失之交臂的热牛奶抛在了脑后。

小丫头是隔壁萧教授家的女儿，夫妻俩老来得子，平日里又忙于教务，苏笑闲暇无事，就时常帮衬着照顾照顾小姑娘。

卤汁还在熬制，苏笑就洗了个漱，顺便把风扇搬回屋内。来到客厅，小女孩正美滋滋的看着动画片，苏笑刚走过，想了想，又探出头来：“你早上刷牙了吗？”

“刷了！”

“真的？”

“……”萧瞳瞳迟疑了。

“李老师说你聪明又勇敢，这样的小孩子是不能骗人的。”

“……那我没刷……”

“你爸妈今天休息吧？快去，回家拿牙缸牙刷去！”

“噢。”

苏笑就又回到厨房，继续盯着锅里的卤汁。又过了一小会，香味就开始逐渐浓郁起来。汤料与牛肉的香气一直飘散到对门，隔壁刷牙的萧瞳瞳都快馋哭了。

炖了约小半个小时，苏笑就关了火，拎着滤网把汤过了一遍。取出麻酱，兑了几勺酱油和香油，搅和均匀，等会再配上辣萝卜丁和酸豆角，配料就算制作完成了。

热干面的浇头可以根据口味自行选择，有的人喜欢吃红油榨菜，再不济也就是放点黄豆豆芽什么的……可隔壁的萧教授就厉害了，他喜欢放香菜……

香菜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能把所有食材的味道都变成香菜味……

起一锅开水，用笊篱兜住面条下锅烫了十几秒钟，入碗，洒上调好的芝麻酱，再擓两勺辣萝卜丁和酸豆角，最后浇上卤汁，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就做好了。

“萧瞳瞳！我的牛奶呢？”

“牛奶……哇！哥哥，牛奶不见了！”

苏笑解开围裙，走进客厅。电视里正播着雄氏老方的卖药广告，一声声“噶韭菜”的魔性声音回荡在客厅，可萧瞳瞳却仍端坐在沙发上，等着看她的熊出没：“牛奶不见了啊！”

“你又给喝了吧！”

“不能啊！”

“是不是你看电视忘了，就又给喝了。”苏笑抽出几张餐巾纸：“来，自己擦擦嘴。”伸手指了指她嘴上残留的奶渍。萧瞳瞳一脸不乐意的凑了过来：“不能啊，我不能忘了啊，这是给大哥哥留的！”

嗯？

苏笑又凑近仔细看了看，这哪儿是奶渍啊，这是没洗干净的牙膏沫！顺带余光一撇，牛奶袋正可怜兮兮的被压在沙发坐垫的缝隙里：“你把屁股抬起来！牛奶掉到垫子里了！”

“哦……”

萧瞳瞳欣喜的把牛奶从坐垫里掏了出来。

“那哥哥，我们吃饭吧！”

“你早餐都喝了牛奶的，面是我自己吃的。”

“啊！？”萧瞳瞳动作僵硬的卡在原地，像一个没电的小机器人：“可是哥哥，你刚才不是说做好了叫我吗？”

“我说了叫你，可我没说给你吃啊。”

“为什么呀！”萧瞳瞳大吃一惊：“李老师都说我聪明又勇敢，面条肯定要给我吃啊！”她眼巴巴的瞅着苏笑。

“你机智勇敢也不行！”

苏笑想用冷酷的现实教会她生活的残忍，但看着小女孩可怜巴巴的样子，终于没舍得继续欺负她：“洗手去，洗三十秒啊。”

“哦！”

萧瞳瞳啪嗒啪嗒的跑去洗手了。

……

“哧溜~”

入口是清亮晶莹的面条，中夹白心，配上咸辣适宜的卤汁，味道筋道可口，豆角酸甜，葱花也绿油油的，看上去十分可爱。

“呼。”

苏笑将汤汁饮尽，碗底沿和桌子轻轻触碰，发出清脆的瓷鸣。

天上苏陀供，悬知未易同。

周原朊朊，堇茶如饴。以关中为中心的地区沃野千里，自古以来便十分发达。谓之‘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就算是苦菜长在这片地里也能有三分甘甜。

《汉书》中记载：‘沃野千里，四塞之固’。望江先民学习关中，举锸为云，决渠为雨，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耕种了数千年。作物大多以小麦为主，而面食，自然也成为了寻常百姓家中最常见的主食之一。

“汤饼一杯银线乱，蒌蒿如箸玉簪横。”

宋代诗人苏轼不仅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全才，更对于美食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独到见解。

面食，真是美好的造物啊。

苏笑向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的愿望也很简单，若是能尝遍天下美食，看尽世界美景，那可真是一件十分令人愉悦且快乐的事情啊。

“哥哥，好闷啊。”

不同于窗外的细雨，屋内的空气颇有些干燥。江城的夏季，空调要一直从五月份开到十月份为止。苏笑自己不怕热，平时就用风扇凑合，可连瞧见林初槿和萧瞳瞳都嫌屋里热，索性等会一并就再买台空调。

正巧，今天月中，稿费入账，资金也一并有着落了。

饭毕，苏笑就把表面上来送牛奶，实则结结实实的蹭了顿饭的小姑娘送回了家。林初槿的画室离这里不远，走过去便是。他答应今天去教她绘画，自然不会食言。

苏笑不紧不慢的摸出雨伞，走出家门。

“老李，你到底跳不跳啊！”

刚踏出小院，就听见隔壁大愧树棚子下的老刘和老李似乎在争论着什么，二人语气激烈：“你跳不跳？你不跳我跳了！”

“不行，风这么大，我不是怕刮跑了吗！”老李煞有介事的解释道。

闻声，隔壁亭子里打拳的老王都感兴趣的凑过去看了两眼，可随后就失望的摇摇头，无趣的走了。

那俩人是在下飞行棋……

夏日的雨中，整座望江都沉浸在一片烟雨朦胧的景色当中。苏笑把手探出雨伞，伸手接了些水滴，有些孩子气的舔了舔雨水的味道——嗯，水质一般，这让他有点想起当年在江南的日子了。

那时候哪儿有干净的自来水啊。

国人习惯喝煮沸的热水，也不过才短短的八十余载时间。最早在民国二十三年，政府颁布了关于个人卫生的详细规定：不要随地吐痰、脸要洗干净，不能在葬礼上发笑、水不沸不喝等，但基本没什么人理会；后来建国了，受到朝鲜战争中细菌战的影响，国内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这才算是将这个习惯彻底普及。

苏笑还记得在那时的街边遍地都是“熟水店”，沪地可能也叫“老虎灶”。每每花几分钱，就能从燃着火炉灶里打上一整壶开水。当时的煤气炉和电炉还是稀罕物件，早晚打开水也就成了弄堂间最要紧的事。

往后的熟水店也往往兼带卖茶，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他在日后品尝过许多茶叶，但大多再没有那贫苦年间难得的甘甜味道了。

收回了发散的太远的思绪，苏笑摇了摇头。

人老了，总是爱追忆过去的。

可他的过去太过遥远，有时恨不得干脆忘的一干二净才好。

只是若想继续忆着那些人，那些事，恐怕也只能就这样继续下去了吧。

……

“这位同学，你知道新科普教育往哪里走吗？”

“哦，你好。”餐馆里正等着出餐的王远明被从发呆中打断，下意识的摸了摸头：“在那边……吉祥馄饨的前面往左走。”

“谢谢。”苏笑点了点头，打算就此离开。王远明楞了一下，又跟他打了个招呼：“等下，那边现在需要登记才能进去了，你也是想考江美的学生吗？”

“不是，我是里面学生的家长。”苏笑有些好奇，一个课外补习学校而已，现在就连进出都把控的这么严格了吗？

“……那你最好还是先打个电话吧，得让人来带你登记才行。”王远明虽然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但还是好心开口：“最近有好多外校的学生过来交流，有的同学手机丢了，保安不允许私自放人的。”

“这样啊，谢谢了。”

苏笑看了看门外飘摇的小雨，摇了摇头。

还是自己混进去吧。

他走出餐馆，驻足在学校门外的小路旁，目光随意瞥了眼教务公示板上的铭牌格式‘新科普艺术教育：王老师’。

苏笑将左手按在胸口位置，掌中微光闪烁间，一枚崭新的塑料铭牌就凭空出现在他的手中——‘新科普艺术教育：苏老师’。

趁着离保安亭还远，他凭着感觉捏了捏自己的脸。先提了提额骨，让鼻梁再高挺些，看上去自然就更加老气。

身为长生者，谁还没点特殊能力了？

只是生物组织和细胞变换的一种简单应用而已。再就是利用几丁质外壳和色素迅速堆叠，可以形成类似塑料铭牌的反光质感。

在保安们疑惑的视线中，他若无其事的踏入了学校的大门。

### 第四章：人体模特

“你陪我步入蝉夏，掠过城市喧……”

铃声悄然响起，打破了教室的平静。林初槿按下音量键暂停铃声，有些不好意思的对着同学们点了点头，一边站起身，走到窗户旁：“喂？”

小雨轻轻的拍打着窗沿。窗外的楼下，打着雨伞的男孩轻轻挥了挥手，话筒里传来他温和的声音：“我到了，你来接我一下？”

“嗯。”

林初槿笑吟吟的应了一声，挂掉电话。眉眼中透着喜悦。

这个木头人，平常不是最不喜欢看她画画吗？自己的画室他一次都没来过，怎么今天就心血来潮，偏偏在早上出门了呢？

想来看看她就直说，找什么借口嘛！

真亏他进门没被保安拦住。

林初槿深知，以苏笑的习惯，如果只是为了去商场购物，那他大概率不会在这么早出门。看来自己说绘画到了瓶颈还是有效果的，这不，宁愿自己当模特也凑过来了。

女孩压住心底的雀跃，步伐轻快的走下楼梯。

……

“这就是你们的画室啊。”

苏笑踏入教室，礼貌的跟在场的大家打了个招呼。

屋子里的学生们画的五花八门，有的人在临摹照片，也有的人在画色彩，但更多的则是在绘制石膏半身像。

没有打扰刻苦的学生，苏笑收拢雨伞，轻轻斜立在教室最前面的讲台旁。地面上已经摆了好几把展开的伞了，滴淌的雨水让地面有些湿滑：“你们老师呢？”

“在旁边的教室给初级班的学生们讲课呢，我们都是自由练习，他也只是偶尔过来。”

苏笑恍然的点点头：“……那边是你们的范画？”

他伸手指向墙壁上的展板，大多是石膏素描，偶有几张人体速写。

“嗯，猜猜哪幅是我画的？”林初槿挑了几幅画给他看，她最近主要在练习人体像，平日里的速写也是为了锻炼自己对于画面层次感的结构而准备的。

“是这几幅吧，造型清朗，留白充足，一看就是你的一贯风格。”林初槿的画技和那种讨好应试考风的厚重风格所不同，是正统的西式古典主义画法。可能也有一部分是她早期自学的原因吧，没有掺杂太浓的匠气，起码不会把20岁的小姑娘画成40岁的大妈。

众所周知，美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美术恨我，另一种是我恨美术……

苏笑也不认生，大大方方的穿梭于画架，给自己找了张没人坐的椅子：“我来给你当模特了。”

“……是吗？”林初槿偏过脸，微微斜着眼看他，表情有点像贴吧里的滑稽哥：“你不是说要指导我画画吗？”

“那没问题呀！”苏笑五马长枪的摆了个电视剧里大老爷的经典坐姿：“大爷来玩呀。”

“噗嗤！”

林初槿还是没忍住笑，偷偷锤了他两拳。边上几个偷看的男同学眼睛都直了，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绘画班的女神露出这幅神态。

真是，一看你们就没把重心放在画板上！苏笑不满的扫了一眼那几个男生。

林初槿，大概也算是苏笑在近百万年间见过的最好看的女孩子之一了吧。

都说古有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可总归比不过经历一代一代基因传承所筛选出来的现代姑娘们漂亮。比如林初槿，虽然个子不高，但却有着两条令人羡艳的大长腿，再加上望江的女孩性格都比较开朗，她有的时候还会主动跟自己卖卖萌嘤嘤嘤什么的，清丽的脸庞一旦笑起来，就会自然的在脸上形成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所以就连苏笑也难得的兴起了一丝危机感。

古有贵妃醉酒、西施浣纱，自己日后也可以再编纂个初槿绘画嘛。

“咳咳，大家来看这里！”林初槿轻轻拍了拍手，示意画室里的同学们瞩目：“这位帅气的小哥哥叫苏笑，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过的特约模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我的纸笔已经饥渴难耐了！”

“哇，初槿，你从哪儿找到这么好看的形体模特的呀，能给我也介绍介绍吗？”

大多数学生还是很热情的，即使几个疑似情敌的小伙子也没表现出太明显的抵触，现在的学生多成熟呀，他们又不傻，知道那样只会招来女生的反感。

“嗯……在哪儿找的就是我的小秘密了，不过我可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你们要仔细画哦。苏笑，你就坐在中间的椅子上吧。”

“好。”

苏笑屁股还没坐热乎，就重新挪了位置，坐在靠近教室前半部分的书架旁。

“好的，下一步，脱衣服吧。”

“……全脱吗？”

“也可以……不是啊喂，脱掉上衣就行！”

她本想开个玩笑，毕竟一开始跟大家说好的是形体模特，但没想到被反将一军。

林初槿微微抬起头，仰面凝望着他，那眼神仿佛是在问“你认真的吗？”

于是苏笑回应了她一个更加肯定的眼神。

“帅哥，全脱也行！”

在场的学生们都开始兴奋起来——别想太多，只是单纯的因为人体模特实在是太难找了而已。如果是在美院内部还好说，附近的大爷大妈起价大约80到200元不等，可如果是不熟悉的青年模特，给的再多也不愿意来。

年轻人可拉不下脸来给学生们画。

一提起人体模特，大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自己也都清楚，年轻人害怕风言风语，心理自然就很抗拒。

单独给上了岁数的知名画家们做模特还差不多。

于是，在大家饱含期盼的目光当中，苏笑淅淅索索的把上衣脱了下来。

“哇，你还挺有料的嘛。”林初槿赞叹。

“身材不错啊，哥们。”

这回就连男生也感叹起来。幸好苏笑不是那种特别健硕的类型，不怕被惦记。适当的肌肉吸引异性，而过多的肌肉则吸引同性，苏笑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

他望了眼在旁边看戏的林初槿：“你们很需要人体模特？”手头的动作暂时停下。

“嗯……如果你不害羞的话，可以…可以只穿短裤。”

林初槿红着脸，用双手捂住双眼，只是那好奇的眼神却从她大大的指缝中露了出来。

在确认了大家的意思后，苏笑就解开腰带，在众人期盼却又带着一丝羞涩的眼神中褪下了外裤——最里面是一条裤衩，这个自然不能脱。

“哥们，练得不错啊！”

“帅哥，你是附近的学生吗？有空常来啊！”

众人都对苏笑匀称修长的身材感到很满意。

“哇，拐子，你还真敢脱啊……”

“我好歹也是当过正经模特的。”苏笑感叹道。

林初槿问他是在哪里当的模特，他却闭口不说了。

众人捯饬了半天，终于重新架好画板夹好画纸，以苏笑为轴心，坐成了一个半包的圆形。

林初槿让他尽量选个舒服点的姿势，他就放松的靠在椅子上，双臂自然搁置于腿部，下颌内收，宛如一个沉思者。

“好，那就这个姿势了啊，我们一共画六十分钟，中途休息十分钟。”

林初槿托着下巴，满意的点点头。

几个有经验的同学都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方便之后对照塑形。虽然苏笑说他当过模特，但毕竟不知根底，能不能保持长时间的造型还是两说，万一动作变化了，他们岂不是白画了。

毕竟是免费的友情客串，他们也不太好意思苛责人家。

教室中央桦茶色的椅子上，苏笑神情温和，动作却纹丝不动。灰色的衬布被他垫在身后，淡灰色的背景和他白皙的肌肤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他的体型不算太硬朗，可真脱了衣服，还是挺有料的。

有几个细心的女生还特意去调整了教室前方的LED补光灯，在白色的光芒下，苏笑沉思的样子竟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神圣感。

我可以！

林初槿用火热的目光注视着苏笑的脸庞。

‘快进到生命的画笔挥毫泼墨。’林初槿意外的污了。

不愧是小仙男！

……

“你们都干啥呢？屋子里怎么这么安……静？”

刚从包子铺里解决完早饭的王远明左手拎着袋子，右手拿着手机，一进门，就看见书架旁边苏笑的裸体：“啊这……”

王远明：“……我来晚了吗？”

他转了个圈，走到苏笑面前，吓得连手里的袋子都差点掉了。

这不是刚才那个家长吗？

“……你还知道回来。”班长陆明瑞张了张嘴，视线却没离开画板：“来的刚好，我们都快画完了。”

苏笑认出这是刚从给他指路的好心人，虽然想打个招呼，但鉴于自己模特的身份，没有动弹。

“……晚了就晚了吧。不过哥们，你早说你是模特啊，刚才我就带你进来了。”王远明想了想，从手中的袋子里分出一纸包炸鸡：“吃点？”

“吃个屁啊！人家是形体模特，你要让我们中途改画他吃炸鸡吗！？”几个女生抓狂。

“也不是不可以。”苏笑腼腆的笑了笑。

林初槿：“……”

众女生：“……”

“行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暂停休息一下吧，没画完的同学可以找班长要照片。”林初槿看了看表，跟大家宣告营业时间结束，顺便白了眼不争气的王远明：“吃个包子都能吃一个小时，你也真是个奇才了。”

我去的虽然是包子店，但是他家主卖的是麻辣烫啊！我吃的是麻辣烫啊！

而且时间拖得长主要是因为在等炸鸡，但这炸鸡现在不是已经在你找来的模特手上了吗！

王远明咳嗽一声，没有搭话。

“来呀，你不是说要教我画画吗？”终于休息，大家该喝水的喝水，上厕所的上厕所，林初槿悄悄招手，示意苏笑过来。

### 第五章：传统画法

“阴影明快通透，造型才能精准。不过你的形体框架很生动，笔还给你，下次我再教你如何表达大面积的色块过渡和层次叠加。”苏笑把画架高度调低了些，重新推到林初槿的面前。

“……喏，就是这样。”

“好久没画了，手有点生。”苏笑有些不好意思。

“这可不算手生啊，姐，亲姐，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么一尊大神？虚实过渡的这么自然，他是咱们江美的学长？”

王远明惊讶的感叹道。

“不啊，他是我同学，文科生，每门成绩都能打满分的那种。”

说到这儿，林初槿磨了磨牙，有些气鼓鼓的盯着他看。

她和苏笑已经认识快四年了。

可她却总觉得自己从未看透过这个眼神清澈的男孩。

身为同龄人，女生总是要比男孩更早熟些的。林初槿的父母又都是江大的教师，言传身教下，自然对如何与亲人朋友和同学交流有着更深的经验。

但在苏笑面前，她心中的那点经验却全都化作了一江春水中的涟漪，如水波般消散不见。

她和苏笑早在很久以前就见过面了。

她那时在江城一中上初二，苏笑是从外地过来的转校生。当时家中的长辈好像在谈什么生意，合作伙伴就把朋友的孩子也带到江城了。

他只知道苏笑的父亲是楚华大学的教授，在一次科研任务中因意外而牺牲。后来苏笑卖掉了老家的房子，一个人搬到了望昌区，勤工俭学、自力更生，二人这才开始相熟。她有的时候去蹭饭，一方面有自家父母太忙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怕苏笑太过孤独的缘故。

嗯，就是这样。

她给自己的蹭饭行为找了个合适的理由。

“其实我有时候也挺好奇的，你说你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无不知晓也就算了，可怎么连美术都这么厉害？”

那些解不出答案的谜题就宛如好奇的小猫般，一直撩拨着她心中最敏感的地方。

林初槿的文化成绩不错，所以只在周末的上午或下午去画室练习。一个小时收费六十块，基本半天就是二百四十多块钱。一年下来，不算耗材，光这个费用就要一万多。

可她的画技却和苏笑明显差了一个等级。

这点就连一旁的王远明都能看得出来。

“其实任何技艺都没有捷径可走，无他，庖丁解牛，唯手熟尔。”

苏笑又有点老气横秋了：“你最喜欢达·芬奇、雅克·路易·大卫和安格尔的画，可只是

我平常总在网上看达·芬奇、雅克·路易·大卫和安格尔的超高清扫图，只是你都不注意。已经许多年都没有练习了，但功底还在。”

确实很多年没有练习了。

1949年徐悲鸿就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时候，苏笑就站在他身旁。

那时的央美还叫做北京艺专呢。

不同于接受法国流行的抽象主义艺术的吴冠中和林风眠，徐悲鸿对于美术教学有着一种独到的见解。是他先开创的国画先学素描，素描先画石膏的学习流程。

靳尚谊就曾评论：“徐先生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对素描的见解，比如“宁方勿圆”“宁脏勿洁”等等。这涉及艺术的格调问题，即在造型上，若为方形，格调就高，品位也高；若为圆形，则品位就低，就俗气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

有意思。

这是个微妙的评价。

也无怪乎后人会对徐悲鸿的做法呈两极评价。

他什么都舍不得，又什么都想教。

这都是曾经困难过的人的通病啊。

想到这里，苏笑又补充道：“你的素描技法正处在一种很紧要的关头，如何选择画幅的重点，这才是你需要考虑的内容。就拿伦勃朗来说，他的肖像画很出名，正因为他注重光线感。可光纤和色彩的表现不能兼得，所以他不得不舍弃鲜亮的色彩，虽然也因此而减小了作品失败的可能，但总归是一种妥协。”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林初槿点了点头，

虚实过渡到位，

我最喜欢达芬奇、雅克·路易·大卫、安格尔这种风格。

男性特有的肌肉文理和

吃火锅

下午买油烟机

真是没想到啊，他曾经还以为无现金化支付是一件距离人类社会很遥远的事，没想到仅凭借互联网加二维码这么简单的方式就干掉了现金。自1989年万维网诞生起，人类社会在三十年间的科技变化要比过去数百年加起来还要大。

### 第六章：望江不易

望江四是一个很迷人的城市,收效在离开车站口的时候垃圾桶上总会摆着一个打火机,对他每次出战也会特意爬上一层楼去垃圾桶上放打火机这是一种只属于男人的浪漫。

回到屋里，苏笑“惊喜”的发现，自家拖布上长蘑菇了……

报应啊！

时间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每一天低头，看见的都是夜晚的微茫

王语洛，王远明他表哥。

少壮不努力，老大借吉言

俩扫地机器人绑笔和气球，玩扎气球赌红蓝

我们的孙女，齐雪妍，小学同学孙震，未来当了航天员（整理年份表）

冒充教授给学生讲课

长生者

丫头，你爹呢？

不知道啊

萧瞳瞳一脸无辜

隔壁家萧教授的女儿。

复杂的西点是麻烦到就连苏笑都懒得去做的地步。他不如直接去吃米其林餐厅。类似parada，xx和xx，他最少品尝过三分之二的餐厅。

人是铁饭是钢，ydbcedh

你们愿意帮我呢，这个情，我认。做人不能没意思，是吧？

别动，我给你打一针。

苏笑将食指对准xx的颈椎，把高浓度的活性物质营养液和激素注射进身体。

但苏笑不会死。哪怕他的身体破碎，他的思维是全息结构。

小说起码还讲讲逻辑，现实可一点不讲道理啊

仙人饶命

眼神中仿佛在说‘just do it’。

艺考生林初瑾

羞涩中带着一丝恬静，宛如一朵精致细腻的傲莲，香泛金卮，优雅清香。

想要勾搭苏笑送钱

……

嗯。

神农尝百草，为百姓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他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

**~~老代能看到吗？~~**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垅黄。微风轻抚，金色浸染，麦香扑鼻。

面食，真是美好的造物啊。

这是他自三年前的那件事以来，第一次动手给自己煮面。

他昨夜又做了个梦。

他本不该做梦。但这种事最近愈来愈频繁了。每当激烈的感情于脑海中冲突，他都会回想起一小部分记忆。

有多种做法。其色泽黄而油润，味道鲜美，由于热量高，也可以当作主食，营养早餐，补充机体所需的能量。热干面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据说是湖北武汉某卖凉粉和汤面的李姓食贩。

### 第x章：旅程

春夏季节的日本，是一个很适合旅游的好地方。旅客们从全世界蜂拥而至，踏遍京都、大阪、北海道和大名鼎鼎的富士山。

很和多人想象的不同，富士山其实是一座由个人资产所承包的私人区域，日本政府每年都需要向其背后的管理者“椎名富士山管理株式会社”缴纳大量的费用，用以维持对旅客们的开放。

所以，这张日本最常拿来宣传的名片，其实也恰巧暗喻了日本社会其背后的真实现状：你以为的自由，其实并不属于你。

乘坐苏航S系客机的日亚路线，苏笑一路从魔都飞抵日本。一下飞机，空气中那淡淡的樱花味道就不禁让他吸了吸鼻子——现在是四月份，正是樱花盛开的过敏季。不过他一点也不喜欢樱花，只是突然回想起，以前曾参与倒幕派和革新派斗争的时候，那朵如繁樱绽放般的美丽女孩。

从机场一路进发，苏笑先去游览了浅草寺。拍拍手掌，丢下几枚跟出租车司机兑换的五元硬币（日语中“五元”与“结缘”音同），就随便找了个能用支付宝的摊子，尝试性的买了几个雷神烧和鸽子状的人形烧尝了尝——其实就是红豆馅的馅饼，甜甜的，味道不错。

在连锁租车店提了辆车，苏笑一路开往箱根。路上能看到很多正享受着旅行的年轻人，原本还想去飞弹群山中看看火山湖，但见到旅客居然有这么多，索性打消了念想。

“你好，我叫杜昂。”

“Duang。”

“你是不是把我理解成很黑很亮的那个Duang了？”

“Duang哥哥！”

“我是昂首挺胸的昂……”

“昂首挺……Duang哥哥？”

杜昂没话了。

王子琳偷笑。

极乐永生

先行者第三舰队

类似小世界游戏机之类的机缘不停出现，玩玩梗，然后忽略掉。

清影

白毛团子

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类，都生存在一颗半径6000多公里的蓝色星球之上。

极少数的个体，比如航天员，亦或者苏笑，到过380000公里之外的月球，听说未来会有载人飞船前往火星，但这已是人类所能抵达的极限。

目前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大约是460亿光年，这差不多是人类活动半径的100000000000倍。人们在不到1.489亿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生存，繁衍，只是在偶尔抬起头间，或许就已经穷尽了自己的一生。

可这并不影响人类成为一个喜欢蹦蹦跳跳，安静不下来的种族。

其中的代表便是林初瑾，尤为活泼。活蹦乱跳。

“我小时候也能飚这么高的音，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触发条件。”林初瑾心不在焉的戳了戳屏幕：“那就是我妈拿着棍子撵着我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高音贼高，方圆五里吧，响彻天际。”

晚上难受睡不着，叫了罐啤酒点燃根烟，看着空间里的崽子们聊天，很有趣。

听说福建人好吃，现在全国联通，肯定离得近杭州已经开始吃了

煎粉

有人说过，一旦脱贫，必能脱单，可一旦脱单，就有很大概率会一直贫。

【活跃】Mask 14:15:34  
他来自21世纪  
  
【活跃】Mask 14:15:39  
天才没有理由

离家三少

你写书，我养你。

14、人在难过的时候往往想到的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在开心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并且，-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因为某个点大家都在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会看向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一个人的微笑很难超过1.5秒。

「您的书写的很精彩。」

「谢谢。」

「朝鲜战争是人类世界史上的奇迹，那段红色的岁月，先辈们披着南方的衣裤，踩着薄底的单胶，跨入了北风呼啸的朝鲜。」

「炼狱般的日子。」

「您似乎很不支持个人英雄主义，您认为1950年的志愿军依靠聚散进攻及大纵深战略取得了先机，但个人的意志很难依靠简单的文字来描述，我恰巧曾从我的祖父那里听闻过许多故事，跟您书里的描述很相似。」

「哦？」

「从长津湖，到

长津湖战役时，我的祖父时任一位政委的警卫员，大大小小参与过数十次战斗。但有一天到前方指战的时候，美军的炮火炸平了营地，只有他们二人活了下来。祖父对我说，他当时被压在废墟里，是政委一点一点用手扒开沙石和灰土，救了他一命。当时的任务是守卫阵地，政委又不肯撤退，就让祖父靠在弹坑里躲避。两个人共用一挺马克沁，还有一门十次里才能打响一次的迫击炮，守了整整三天四夜，掩护了卫生队的撤离。」

「……」

「回国后，祖父被评为二级战斗英雄，但政委却在后续的战火中不知所踪。祖父的手至今用不了筷子，因为马克沁需要用拇指按动扳机。他的耳朵也有些背，那是美国人轰炸机的空袭的结果，不过他的精神依然很硬朗。我想您应该认识我的祖父，或许……还认识苏启远政委。」

苏笑笑了笑，又给自己点燃了一根烟。

「苏启远前辈现今还好吗？」

「已经不在了。」

是呀，何止是认识。

那个大雪飘零的夜晚，正是自己和李衡守住了那条伤患撤退的通道。年轻的警卫员把手榴弹用布条缠在胸口，也许因为牵扯到伤口，笑容有些难看：“政委，你放心，这是组织上交给咱们的任务，我绝不会让人民失望。”

恍惚之间，枪口荡起的火光，凛然飘落的冬雪，都绽放在身前。昔日的血泪，如今回想，还是让人有一种难言的滋味。

「苏启远前辈现今还健在吗？」

「已经不在了。」

「向烈士致敬。但很抱歉，恕在下冒昧，若您是那位政委的晚辈的话，如果能与我的祖父相见一面，想必老人们也会很欣慰的吧。」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与其贸然相见，怕是会扰到老人的心境，倒不如不见。」

「……这点倒是我欠考虑了。只是祖父年事已高，恰巧今年是他的八十寿辰，还请您再仔细考虑考虑。」

「好。」

苏笑笑了笑，随手关掉电脑，没有再回复。今天也懒得再码字了。至于说……再见见当年的那个小伙子？

再想想吧。

确认初瑾安全到家，苏笑用微信道了声晚安。

“晚安。”

林初瑾回了个傻乎乎的笑脸。

晚安。

第四章：任凭风浪起

“”老师讲课

巴拉巴拉

林初瑾发呆

忽然看见一个二货出现

不由得讶异

众人发现起哄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类，都只生活在半径6千多公里的星球上。极少数的个体，比如宇航员，或者苏笑，到达过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但这已是人类所能抵达的极限。

可观测的宇宙半径是460亿光年，这个距离差不多是人类活动半径的100000000000倍。

但大多数人却只能在不到1.489亿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存。只是在抬起头，仰望星空的那一刹那间，或许就已经穷尽了自己的一生。

可这并不影响人类成为一个喜欢蹦蹦跳跳，安静不下来的种族。

“大碴粥，黄米饭，茶叶蛋……”

“包子，豆浆，豆腐脑……”

“大娘，给我来份豆腐脑，多撒点香菜。”

一大早，苏笑就能听见楼下的大爷大妈外出去赶去早市或是晨练。汽轮机厂的老家属院里住的大多是教室家属和退休工人，邻里间也不生分，苏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摸出几枚钢镚，买了碗豆腐脑，这个年头很少会有人用现金支付了，大娘为了找钱还费了一番功夫。

邻居大妈看见我和媳妇儿出门。问我：这丫头真漂亮，多大了？我笑着看媳妇儿说：你有20没？媳妇儿心花怒放，笑着说：讨厌。我又说：你到底有没有啊？我打的没带零钱。

她递给我一片奥利奥，我吃了。她见了，笑着说：“哈哈哈，里面是牙膏。”我说：“我知道呀！”她问：“那你为什么还吃呀？”我说：“因为是你给的呀！” 阳光下，她的脸微微地红了，我打的。